

那一天,和朋友喝茶。

朋友 20 年磨一剑,以微型小说的形态,原汁原味艺术地再现了苏州河畔寻常人家的市井人生。和朋友正说到苏州河的轶闻时,一场秋雨飘忽而至。临窗而坐的我,忽然就想到了施蛰存先生的小说《梅雨之夕》中的苏州河,想到了施先生于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中打开的底蕴厚重的“四扇窗”。当然,也想到了施先生的“烟火趣味”。

上个世纪的 30 年代,施蛰存为上海光明书局编了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在那本书的序里,施蛰存说:“在我,只是应书坊之请,就自己的一些明末人的文集中选一本现今流行着的小品文出来应市面而已。至于我为什么肯来做这个容易挨人讥讽的选家,这理由很简单,著书都为稻粱谋,著的书既没那么多,而稻粱谋却是每日的功课,便只好借助于编书了。”在这里,施蛰存毫不掩饰地告诉大家:他是为了吃饭,才编这本书。

时隔多年后,《晚明二十家小品》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

施蛰存先生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位尝试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写小说的作家,在他的小说里,广泛运用了象征、梦幻、蒙太奇和意识流等技巧,不仅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施蛰存先生在他的小说《梅雨之夕》中这样写道:梅雨又淙淙地降下了,对于雨,我倒并不觉得嫌厌,所嫌厌的是在雨中疾驰的摩托车的轮,它会溅起泥水猛力地洒上我的衣裤,甚至会连嘴里也拜受了美味。我常常在办公室里,当公事空闲的时候,凝望着窗外淡白的空中的雨丝,对同事们谈起我对于这些自私的车轮的怨苦。下雨天是不必省钱的,你可以坐车,舒服……

上述这一段文字,烟火趣味浓郁。《梅雨之夕》初刊于 1929 年 8 月出版的施蛰存小说集《上元灯》中。小说中,一位在苏州河南岸

施蛰存的“烟火趣味”

丁旭光

公事房逗留到晚上六点半下班的男子,撑伞跨过四川路桥,于梅雨时节的一个傍晚沿北四川路行进。由此,也展开了近代文学史上的一段著名邂逅。

除了创作,施蛰存还有逛旧书店的爱好。为了丰富自己的书库,他经常踱进旧书店,寻寻觅觅。抗日战争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城隍庙、蓬莱商场都有旧书店。抗战胜利后,常熟路、襄阳路,也成为旧书店集中的地方。常常是这样,在下午四点钟下班后,施蛰存会在上述旧书店集中的马路上,闲逛达三个小时之久。

话说城隍庙的桥上,有一个旧书摊,施蛰存在那里经常碰到阿英。有一次,欲走上桥去的施蛰存,见阿英正站在那里。阿英看见施蛰存后说:“你得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阿英告诉施蛰存他挑了一大堆书,老板开价五元,还他三元不变。大概非四元不可。无奈口袋里只有三元。施蛰存一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有光纸铅印、石印书,有《国粹学报》,有《新小说》,有弹词唱本,有小说戏曲,全是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和期刊。于是,施蛰存便借给了阿英一元五角而不是一元: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做车钱。施蛰存还帮着老板为阿英扎了两捆书,又帮阿英提了一捆书到火车站。阿英因为常逛旧书摊,精心觅残书小册,也终于写出了《晚清小说史》和其他关于通俗文学的著作。

在旧书店里,施蛰存经常遇到的是郑西谛。有一天,他在来青阁的书架上找出一部《秋风三叠》。这时,恰巧郑西谛进来。郑西谛走到施蛰存身旁,拿过施蛰存手中的《秋风

三叠》,略一翻阅后悄悄地说:“这部书你让我买吧。”

施蛰存见郑西谛很有欲得之心,就悄无声息地把书递给了对方。施蛰存后来回忆:“我即使不把《秋风三叠》让给郑先生,我自己也未必买得起。而当时书店的伙计正在一旁,如果我稍不注意,伙计和郑先生谈价时势必会开高价。”

孜孜矻矻地搜罗古本戏曲剧本的郑西谛先生,最终成为研究古代戏曲的专家。

如果说,旧书店里遇同道的施蛰存是一个让字,多少年之后,面对学生曹旭的施蛰存,却是一个抢字。

曹旭去拜访施蛰存,施蛰存招呼曹旭入座。在曹旭还没有入座之前,施蛰存自己抢先坐了下来。曹旭想老师他为什么要抢先入座呢?原来,因为房间太小,只能放一把椅子。而老师抢先入座的所谓的座位,只是在抽水马桶上横搁着的一块木板。如果不抢先坐下,客人就有可能坐下去。施老师觉得,让客人坐在抽水马桶上不好,于是便抢先一步。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了苏东坡《记游松风亭》中的“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这一句妙语。

施蛰存的另外一位学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圣伟说,往往在不经意间,施老师会显露出率真可爱的一面。一次,周圣伟与施老师在施家闲聊,师母外出时交代:“灶头上烧着红烧肉,记得关火。”煤气灶就在亭子间门口、走道尽头靠窗的地方。结果,相谈甚欢的师徒二人都忘了红烧肉一事。师母归来,进门就闻到一股焦糊味,上楼后当然是连续“问责”先生。这时,施蛰存看了周圣伟一眼,周圣伟立即会意施先生这一眼的意思:“这事你要扛下来”。

周圣伟当然是扛了下来,如此,结果当然也并不是太差。



减字木兰花 霜降

松 庐

野豺祭兽。万里霜
天秋已瘦。云木萧疏。
洞底苍苍松不枯。
蛰虫咸俯。惆怅浮
生如逆旅。隔岸芙蓉。
望断斜阳烟水空。



青山依旧

曹醒谷 作

当今时代的步伐明显加快了,许多人面对过速的生活节奏,常以旅行和栖居进行自我开解——遇到纠结难解的烦恼,或有事情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找一个地方发呆,尝试与现实短暂分离。黟县、大理、丽江,都为无数人提供过类似的精神疗法。浙江松阳也是一个可在居与游之间获取平静的典范,游客借助当地丰厚多彩的历史文化洗涤内心的尘土,从柴米油盐的庸常思维里获得暂时的解脱,令疲乏的生命力重新变得生机盎然起来。

从松阳一些古风犹存的地名,“西屏、望松、玉岩、枫坪”,就展现出了一种无法掩藏的怀旧性,犹如一份人与历史的契约,悄然透露了当地的传统耕读文化叙事。老城内的明清古街,仍然存留着许多老店:打铁、裁缝、加工金银首饰、编织竹器、刻字……那些守了大半辈子店铺的手艺人,热爱自己所选择的生活,以不变应对方变,在维持自身生计的同时,也向游客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灿烂容貌。

这样的老街和店铺是最能让现代人放松心情、流连忘返的地方。国外学者谈及欧

时隔多年,再至京城东北部“品戏斋”书房,依然是阳光明媚,依然是与友人同往,只是书房主人徐城北先生已经不在了。

2021 年 10 月,著名作家徐城北先生在京去世。这位一生挚爱创作、致力于戏剧研究的作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更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斯人已逝,作品流长。

坐在昆曲名角俞振飞题书的“品戏斋”前,听城北夫人、作家叶稚珊讲述旧人旧事,仿佛城北先生依然在旁眯着眼睛微笑着,沉默不语。徐城北与叶稚珊是在两人家道最低谷时相识的。城北出身名门,父母都是著名记者,但他却是格外朴素,举止语言也是斯斯文文,只是稍显书生气。但是朋友说了,城北骑自行车十几里都没问题,身体大好。就

此两人开始处对象,后成为一生相互尊重的伉俪。用叶稚珊的话说,各有空间,互不干涉,各写各的。如今,在收拾城北先生的文稿时,叶女士有了更多的发现。城北有很多写作计划,如人生三部曲之《戏品》《食话》《城说》,还有不少选题只列了提纲,更有不少本该在生前对妻子的话,却始终没有说出来。

城北书房里既有主人的剧作和谈戏、谈美食、谈老北京的系列著作,也有黄宗江、艾青、黄裳、丁聪、汪曾祺、范用等送给城北的书、书画等,读来令人心生感慨,但同时也令人心生温馨和怀念。



到松阳发呆

陶 琦

现世空间无缝融合的范本。

松阳的民宿保留了“古典县域”的文化记忆,不同大小的楼屋,多是顺随周围的山势地形蜿蜒而建,曲房夹室,回廊耳舍,皆掩映于树木草坡之间,宛如尘世间的一方净土。内里摆放一张小几、几架藤椅,住在民宿里的人,不管认不认识,都可以放下纷繁的思绪,怡然自得地坐到一起喝一杯茶,享受一段难得的惬意时光。松阳自古便盛产好茶,茶叶嫩芽初进,如同莲心,泡出来的汤

过石板桥,踏石板路,跨老门槛,步入沧桑百年的七宝茶楼,眼见一楼有个老书场,百人听书不嫌多。楼上是品茶包间,保留了旧时茶馆模样,欣喜坐下,挪不动脚步了。

过去请人吃早点,俗称“吃早茶”,自有一番风味。有的乡绅饱食无事,借茶馆消磨岁月,谈古论今,自命风雅。总之,旧时茶馆,可以说是社会风俗长卷。

茶楼所在的七宝镇,明始初成,形制规整,老街南北,巷串东西,呈“非”字形。南大街以特色小吃为主,尚有多处古迹,其民居、商铺、桥梁仍保持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内有“棉织坊”“老行当”“七宝老酒坊”“七宝蟋蟀草堂”“七宝皮影戏”等好去处,难怪七宝老街入选了“上海魅力新十景”。

现时南北大街为七宝老街上轴线,北大街长约 300 步,南大街长约 200 步,沿街皆开店铺。与南北大街相沟通的是一条又一条的小巷,本地称为“弄堂”。民居建筑以双坡黛瓦的大屋顶为主,层高一般不超过两层。其整体的组合形式,展现出房宅相连,高低错落的韵律感,线条柔和而流畅。

七宝茶楼新修缮,和记忆中江南的老茶楼颇为吻合。游客纷至沓来,可享受美美的早茶,品尝网红糕点,可欣赏评弹、评书,观看沪剧、越剧。与友人点上几道沪上名点,沏一壶香茗,边欣赏苏州评弹,边天南海北侃大山,元气满满,好不惬意。

记得儿时最快乐的事,就是在茶楼听评书。恼人的是口袋里铜钿少,一年去不了几回。好在姐姐有了工作后,心疼地用两个月工资买了台“红灯”牌收音机,这让我狂喜不已。每天急匆匆吃完晚饭,打开收音机,调好频道,等着听刘兰芳说评书《岳飞传》。那时说书人就是大明星,《岳飞传》100 多家电台广播,轰动全国乃至海外。从夏听到冬,一年四季不停息。

刘兰芳的磁性说书,令听书人着迷,干练中透着豪迈,铿锵起伏中有声韵美感,很适合说演英雄人物与征战故事。天色将晚,待她那特定声音响起,街巷里大人小孩都放下或捧着饭碗围拢过来,有的自带小板凳,有的铺块报纸席地而坐,没人敢讲话,否则众人会给他白眼。路灯下,早有热心的邻人点燃了驱蚊的艾草。

月光如水,辛劳一天的大人们都听得入神。说书人一人饰演多角,真可谓张口可调动千军万马,让人听得惊心动魄。又最讲究悬念设置,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说到紧要处,说书人卖起关子,突然语速加快,板子翻飞,仿佛千军万马正扑将过来,刹那间烟尘滚滚。可惜半小时一到,人们意犹未尽地散了场,我也恋恋不舍关了收音机。一晚上,翌日白天,还沉浸在故事里,眼巴巴地盼着晚上快到来,好听那“下回分解”。

香茗映太平,壶中日月长。纵览民间茶事,确是纷呈繁杂,奇异别致。到茶楼喝茶,我喜首选瓦屋之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友共饮,得半日之闲,抵十年尘梦。一壶功夫茶端在手,叫上小笼包,或品着浓嘴的香干丝,东西南北,谈天说地,无真假之辩,有开心之笑。

吃茶听评弹,确是人生快事。评弹是古老、优美的说唱艺术,被誉为“江南明珠”,起源于明末清初的苏州,又称苏州评弹,内容多是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人物是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今日茶楼艺人表演的是《武松打虎》,“星儿俏,月儿姣,良夜迢迢,岭重围,上山锄,乱树萧萧,透瓶香,出门倒,心底火烧,俺提棍棒,挺胸膛,怕什么虎豹……”艺人表现力极强,高亢处刚劲挺拔,石破天惊;委婉处一唱三叹,细流涓涓,风味十足。

菊正开,蟹已肥,赏秋天,来不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观雪冬日碰上雨雪天,坐进茶楼喝一壶,听雨声叮咚,观雪花漫舞,更会增添不少生活情趣。壶中乾坤大,老友喜相逢,七宝老茶楼真是有灵魂的,得闲去坐坐,炉火一闪一闪地诱人呢……



老茶楼有灵魂

管苏清

倾听万物，放飞童年

宣晓凤

新回到了孩童时期,自由的气息弥漫书页,快乐的笑声穿越而来。不得不感叹,自由奔跑、大声欢笑,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模样。

在绘本的第一页上写着:“人长大了,要学会听话,不能只听声音了。”其实作者想要表达对这种现实状况的惋惜,也是对孩子天性的呼喊——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给孩子“野蛮”生长的童年。书中主人公对乡村声音的收集,是对美丽乡村的留念,也是对自由和天性的追寻。绘本通过这种文图的特殊安排,来启迪读者思考成长与失去、人类与自然、童年与乡村、自由与规则的深刻话题。

与一般绘本不同,《寻找声音的耳朵》是跨界组合碰撞出的灵感火花。由童书研究者、儿童文学作家张弘创意策划,导演、编剧张忱婷结合多年在舞台音乐剧创作、教学方面的丰富经验,与青年画家刘普通的个性化绘画表达,经过多次讨论、打磨,创作出集歌词、音乐、绘画于一体的原创音乐剧绘本——《寻找声音的耳朵》。绘本的文字来源于同名音乐剧中的两首歌《飞飞》和《月亮书签》,歌词是跳跃的,是情绪的渲染、意境的营造,画面主要承担叙事功能。于是,绘本通过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小聃的形象和具备隐喻意义的瓶子意象,让两首相对独立的歌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是一本将文学、音乐和美育紧密相结合的独特绘本。精美的书页可以随时在读者手中定格,时间和叙事可以随时停顿,那一页页画面是一帧帧童年记忆。你可以凝视许久,慢慢回味美好童年。画面中还设置了许多精心设计的小巧思,有些能营造出翻页的意外收获,有些隐藏在画面中的小细节,可以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感受。翻开绘本,你会经历一场对童年的找寻;合上绘本,也是对童年的告别,成长便在这一次次找寻和告别的旅程中不知不觉实现了。《寻找声音的耳朵》把乡村中的自然美景和自由快乐的童年升华为审美的范式,引起读者共情,传达出对童年、故乡和自由的珍爱。

色泽清润明亮,啜饮入口醇厚鲜美,从齿颊到咽喉皆是余韵陈香。而有好茶相伴,不行觴政,不谈俗事,就这样无所事事地消磨一天,是改变现代时间的算法,把人导向清静宁馨状态的通行证。

若是秋冬时节,用松阳本地出产的柿饼作为配茶小食,更是一绝。元戏《百花亭》里有唱词:“也有松阳县柔软柔、白璞璞、蜜煎煎、带粉儿压匾的凝霜柿饼。”松阳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副产品,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及浓厚的文化内涵,犹如一道隐形的桥梁,可让今人对古代的平民生活场景构建起情感上的链接共鸣,从而使得生活审美真正地走进了人们的内心。

松阳之所以是一个适宜发呆的好地方,即因为这座古城的迷人之处,都被收藏在这些最为日常的风景里。

十日谈

探秘境 品松阳

责编:刘 芳

好山好水带来好白茶,草、人、木皆相融相依,真是互为风景啊。明请看本栏。